

陳潔
著

書齋談往

現代中國二十學人的口述人生



周有光、張中行、何茲全、楊憲益、任繼愈、何兆武、林斤瀾、文潔若、
資中筠、李學勤、林毓生、葉秀山、楊天石、杜維明、璽秀玉、
錢永祥、楊奎松、陳平原、王曉明、劉小楓

他們是
中國二十世紀
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

他們人生與經歷，就是當代中國知識歷史。



書齋談往

——現代中國二十學人的口述人生

作 者 / 陳 潔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林泰宏

圖文排版 / 郭雅雯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2年12月BOD一版

定價：38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書齋談往：現代中國二十學人的口述人生 / 陳潔著. -- 一
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2.12
面；公分. -- (讀歷史；PC0254)
BOD版
ISBN 978-986-326-030-1(平裝)

1. 知識分子 2. 口述歷史 3. 中國

546.1135

101021815

目次

致謝

周有光——朝聞道，夕拾貝，樂何如哉

張中行——流年碎影，都付順生瑣話

何茲全——期頤老者，紅塵煙雲

楊憲益——雲淡風清了無痕

任繼愈——為「官」終究為學問

何兆武——史中人生，愧煞人間

林斤瀾——一事能狂即少年

文潔若——梅邊吹「雪」「樂」其成

資中筠——時代一瞬逝，父女半世情

李學勤——牛角掛書，功不唐捐

林毓生——自由的門徒

157 145 127 113 101 87 73 53 43 21 7 3

葉秀山——仁者壽，仁者無憂

楊天石——事實比原則更重要

杜維明——此心安處是吾鄉

董秀玉——從一而終的文化關懷者

錢永祥——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學思歷程

楊奎松——歷史還原了，大家都是人

陳平原——書生意氣長

王曉明——說了，總會好一些

劉小楓——天不喪斯文

贅言

315 291 273 257 243 227 211 197 183 171

陳潔
著

書齋談往

現代中國二十學人的口述人生

致謝

這組人物訪談絕大多數最初都發表在《中華讀書報》的「人物」專版上，所以要感謝該版的前後兩任編輯：趙晉華女士和王洪波先生，我懷念與他們商量選題甚至一起採訪的日子，他們卓越的專業素養令人起敬。成一村小姐在最初幾次採訪中不辭辛勞地錄影錄音，讓我深為感念。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呂文浩博士是最可貴的朋友之一，他一直給我鼓勵和指導性意見，我視其如兄如友，以己庸疏，憑他指點，受益匪淺，卻從未當面表達過，也從未在感恩節問候過他。

我的同仁劉曉蕾博士直率清淺，我們關於國民性的討論給我很多快樂和啟發。摯友苗岩女士一直給予我過高的評價，而我也一直捨不得糾正她的錯誤認識。未曾謀面的蔡登山先生和林泰宏先生的工作能量和效率都給我深刻的印象。

如果說，家嚴「老夫子」、家慈「太后」（中國傳統母親的典範）是我的土壤，那麼外子「紫禁城」和犬子「秒針」就是我的陽光和雨露。我是一株幸運和幸福的小草，春來自綠冬自萎。

目次

致謝

周有光——朝聞道，夕拾貝，樂何如哉

張中行——流年碎影，都付順生瑣話

何茲全——期頤老者，紅塵煙雲

楊憲益——雲淡風清了無痕

任繼愈——為「官」終究為學問

何兆武——史中人生，愧煞人間

林斤瀾——一事能狂即少年

文潔若——梅邊吹「雪」「樂」其成

資中筠——時代一瞬逝，父女半世情

李學勤——牛角掛書，功不唐捐

林毓生——自由的門徒

157 145 127 113 101 87 73 53 43 21 7 3

葉秀山——仁者壽，仁者無憂

楊天石——事實比原則更重要

杜維明——此心安處是吾鄉

董秀玉——從一而終的文化關懷者

錢永祥——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學思歷程

楊奎松——歷史還原了，大家都是人

陳平原——書生意氣長

王曉明——說了，總會好一些

劉小楓——天不喪斯文

贅言

315 291 273 257 243 227 211 197 183 171

周有光——朝聞道，夕拾貝，樂何如哉

個人簡歷

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三日生於江蘇常州，在蘇州完成基礎教育，一九二三年進入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學，兼修語言學。一九三三年留學日本，一九三五年中斷學業回國，任教於光華大學，並在上海的江蘇銀行兼職。抗戰中先後供職於新華銀行、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重慶新華銀行總行。一九四五年被新華銀行派駐紐約、倫敦。一九四九年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並在上海新華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廳兼職。一九五五年調到北京主持制訂中文拼音方案，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勞動。一九七一年回京，一九八〇年在《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譯工作中擔任中美聯合編審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一九八九年離休。

主要著作

經濟金融類專著有《新中國的金融問題》、《資本的原始積累》，語言文字類專著有《漢字改革概論》、《中國拼音文字研究》、《字母的故事》、《拼音字母基礎知識》、《漢字改革概論》、《拼音化問題》、《語文風雲》、《中國語文的現代化》、《世界字母簡史》、《世界文字發展史》、《語文閒談》（初編上下、續編上下、三編上下）、《周有光語言學論文集》、《現代文化的衝擊波》、《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比較文字學初探》、《人類文字淺說》等，散文隨筆類有與張允和合著的《多情人不老》、《鬚髮文存》、《百歲新稿》、《朝聞道集》（一百零五歲）、《拾貝集》（一百零六歲）等。

訪談手記

繞過朝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後拐棒胡同裏，藏著一幢老式居民樓。輕敲周老家門時，我合十拜了拜天，表示感謝。這輩子恐怕再沒機會訪問一個比我大七十歲的人了，還帶著他新寫的書。《拾貝集》是周有光送給自己一百零六歲的生日禮物。九十二篇長短文章，記錄他退休後的讀書和思考，好些篇什後驕傲地標注「某年月日，時年一百零三歲」。

一見面，我就犯了個「嚴重」錯誤，遞過去一張繁體字版的名片。然後我們都笑了。他說：「這些字我也認得。」他耳雖不聰（要戴兩個助聽器），畢竟目明，面色紅潤，精神矍鑠，能侃侃而談。說到某書，順手就能指出放在書架某處。我遵囑取了書，他很快翻到需要的頁數，指點給人看。

外電報導說，他在晚年變成了政治批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不再受官方歡迎。而他做的，不過是介紹不丹王國的民主化做法，批評太平天國的倒行逆施，呼籲全球化時代要「重估一切價值」等。他一百零四歲時寫文章引用李慎之的話說，民主沒有階級性，也沒有新舊之分。他還懷念自己就讀的教會大學，講述中共建國後三十年的悲苦和荒誕。所有這些溢出專業領域外的言論，以前他也說的，不過現在才被人們聽到。結果他的公眾形象一夜之間變成了怒目金剛的鬥士。其實，他只是一個靜靜坐在書桌前的老人，輕言細語地說幾句「理所當然的常識」，沒有任何對抗性。

老先生的書房九平米，桌子如中學生課桌一般大小，一個角壞了，露出裏面的纖維填料。房間的地板鋪著方格子的塑膠皮，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那種裝修風格，塑膠皮的年紀畢竟大了，在牆角疲倦地捲著邊，還有些褪色和殘損。

在整個聊天過程中，我的視線止不住地往窗臺上飄，那兒站著一隻雪白的喜羊羊，張開的雙臂和小腦袋不停地搖擺，憨態可掬。我家小兒也喜歡喜羊羊，我總嫌棄它幼稚低級，但

喜羊羊站在一百零六歲老者的窗前，卻顯得格外的嬌癡動人。我想，童稚的喜羊羊陪伴著這位早逾期頤，相期於茶的老人，這就是周老所謂的「兩頭真」吧。

周遭有光沾，就是周有光

我算什麼名人，我身邊的才都是名人，張家四姐妹在上海中國公學讀預科時名氣就大了。還有沈從文、傅漢思，大家都知道，我沾了他們的光。

我生在清光緒三十二年，經過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人稱「四朝元老」。上帝糊塗，把我忘掉了。這一百多年，最艱難的，是八年抗戰和十年文革。抗戰中，女兒周小禾小小年紀得盲腸炎死了，兒子周曉平被流彈在肚子上打穿五個洞，送到美國的空軍醫院開刀，才撿回來一條命。文革被批鬥時，張允和幾次想自殺。但都過去了。

我們家以前很開心的，有一次張允和跟別人講笑話，把大家都說笑了。我不服氣，說，我也講個故事，一開始講，大家笑得更厲害，原來就是剛才她講的那個。我耳朵不好，鬧笑話。現在家裏很安靜了。

人啊，得服從自然規律。（二〇〇二年）張允和心臟病去世很突然，九十三歲。半年後，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夫人）也突然去世，也是九十三歲。真是晴天霹靂，我很苦悶，不知道要

做什麼。我們結婚七十年，婚前做朋友八年，一共七十八年。就這個小書房，一個桌子，兩把椅子，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大家都說「兩老無猜」，從沒想過有一天兩個人會少一個。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元稹的話，現在真的來了。

後來我想起一個哲學家說的，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這理論很殘酷，但是自然規律。那時我九十八歲，（二〇〇三年四月二日）半夜寫了篇文章〈殘酷的自然規律〉。我編輯整理張允和的遺作《浪花集》和《崑曲日記》，又用兩年的時間，終於感動了上帝，書出版了，是對她最好的紀念，我很欣慰。

我自己沒啥說的。我的曾祖父在常州當官，也做生意，太平軍攻打常州時，他支援清軍，提供軍餉。後來城破了，他投水自盡，家產也破了。我是五代單傳，寶貝得不得了。小時候家境一般，書倒是不少，都是文言文的，我看了不少。十歲時搬家到蘇州，我進了新式學堂。

中學畢業後本來要讀師範的，不要學費嘛。可我考上了聖約翰，大家幫著湊夠了兩百塊學費，我就去聖約翰了。坐獨輪車去的，土包子進洋學堂。大學是很美好的。那時我們都愛國，五卅慘案，學生鬧運動，反對教會帝國主義，聖約翰的學生很多都去了光華大學，我也走了。

一九二七年畢業，同學都當外交官，我沒錢，不行。隨便過了幾年，一九三三年結婚，收了兩千塊禮金，就拿這錢兩人一起去日本留學。也想去美國，可是錢不夠。我年輕時身體

不好，生過肺結核，得過憂鬱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婚姻不到頭，活不過三十五歲。我不信，結果活了三個三十五歲。第二年，結婚周年紀念日，兒子出生。就這麼巧。

我本來在東京大學讀書，崇拜河上肇（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轉去京都帝國大學，我都不知道他已經被捕了。我有左傾幼稚病，跟丁聰一樣。都愛國，都相信共產黨真的會搞民主。左傾幼稚病幫了共產黨很大的忙。在國外的都回來了，我也是一個。在美國時，我是銀行高級職員，中美兩邊都給我錢，每年有旅遊，條件很好。一聽說解放，就回來了。我算是幸運的，（一九六九年冬）下放到寧夏平羅的五七幹校，勞動了兩年多，我帶各個語種的《毛主席語錄》去做比較研究。我會英法日語，還有漢語。勞動對健康有好處，百治不癒的失眠症居然好了。在農村褲子破了沒法補，我就用橡皮膠布貼上。聶紺弩看到了，作詩說：「人譏後補無完褲，此示先生少俗情。」

所以，我算是好的，跟我一樣回國的人，很多都倒楣得很，我認識一個在美國聯合國當醫生的，待遇好得不得了。回來成了右派，死在牢裏。那麼多人回來，情況都不太好。現在不同了，倒過來了，中國人都喜歡往美國跑。這沒啥不好。全球化時代了，我們的世界觀和國家觀都要改變了。以前我們是從國家看世界，現在要從世界看自己國家。二戰後，我們小學有篇講愛國主義的文章，叫〈最後一課〉，現在不應該提倡這樣的愛國主義了，要不德國人也愛國，法國人也愛國，打起來會沒完沒了。狹隘的「愛國主義」不好，現在要提倡「愛人類主義」。